

晓炜
阿伟
龙人
著

醉生梦死

美丽岛新怪录

群众出版社

C913
20

醉生梦死——美丽岛新怪录

晓炜 阿伟 龙人 著

群众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北京

(京)新登字 093 号

版式设计:奚海娟

醉生梦死——美丽岛新怪录

晓炜 阿伟 龙人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8.75 印张 186 千字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14-1266-9/Z · 14 定价:9.50 元

印数:0001—4000 册

目 录

台湾政客“大比武”	(1)
“长高长胖”的金融巨人	(7)
穷奢极侈——贫穷的富贵病	(12)
社会的毒瘤——雏妓问题	(18)
“安乐死”的风波	(22)
速度的魔力	(30)
卡拉OK进入“战国时代”	(35)
新女性挑战传统婚姻观	(40)
“天道盟”沉浮记	(45)
迷途的羔羊——青少年犯罪析因	(49)
五颜六色——台湾岛的夜生活	(55)
司马中原——“文艺界的王永庆”	(60)
“退休族”众生相	(64)
台湾色情业发展简史	(67)
死人折腾活人	(73)

理直气壮——“丐帮”行乞为荣	(77)
行路难，难以起死回生	(80)
寺庙捐钱箱的聚财有道	(86)
粉色的黑洞——透视台湾色情广告	(92)
被收容的“外国打工仔”	(98)
戴着博士桂冠的和尚	(102)
“夫子”不再清高	(107)
校长兜里的黑钱	(112)
贪念驱使下的骗钱术	(116)
枪声响遍美丽岛	(119)
官场吃喝文化扫描	(124)
晚年落寞老作家	(130)
槟榔悄然“攻占”宝岛	(134)
黑社会渗入校园	(141)
求神问卦无奇不有	(145)
台湾郎中惹大陆妹	(151)
“国防部长”之子出家当和尚	(156)
大学生要求获得看黄色影片的 “权利”	(161)
社会的隐患——贫富不均	(165)
台上热闹台下冷清	(169)

香港杀手的避难乐园	(174)
“追逐死亡”	(178)
“火狐狸”在行动	(186)
孝子杀双亲 惨案惊全岛	(192)
北京与台北的两种不同景象	(197)
用“真情”骗钱——一则色情广告引出的 无头案	(201)
从幕后到台前——台湾企业家夫人新生 代	(206)
同性恋的世界——男性篇	(210)
同性恋的世界——女性篇	(216)
两岸贫富论	(221)
黑道插足的公共工程	(225)
留学生返台求职难	(229)
“春城无处不飞花”探秘	(233)
美丽岛的悲哀	(238)
谈虎色变话艾滋	(243)
越来越“离谱”的台湾警察	(248)
台湾人正在集体慢性自杀	(255)
恋爱忙、打工热——台湾学生仔 侧影	(259)

新型娱乐——泥菜地里赛抓猪	(264)
另一种贫穷	(267)

台湾政客“大比武”

自从近年来台湾解除“戒严”，实行“民主”以后，就不断听说在其最高议事殿堂“国民大会”、“立法院”内常有年逾古稀的“国大代表”及衣冠楚楚的“立法委员”互相拳打脚踢之事。由于此举过于怪诞，可算作对人类议事文明的一次令人瞠目的重大改革。若非亲眼目睹，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当电视上播放了诸位政界名角的殴斗英姿，在观众好不容易分清那确是发生在“立法院”而非武打片之后，不得不台湾的“民主进程”叹为观止。

若要考证究竟什么人在什么时候首先扬弃了“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古训实在困难，也无必要。但从武斗蔓延和升级的速度之快，可知“君子们”早就口干舌燥，拳脚痒痒，等得不耐烦了，如同烈日下的干柴，一遇星火，立即烈焰升腾。

让我们先看看 1993 年 4 月台湾第二届“国民大会”第三次临时会议的一幕“平庸级”的拳击场面。

这次会议主要是对“考试院”、“司法院”、“监察院”的七位“特任”官员行使同意权，原本非常简单，连新闻记者都懒得采访。没想到，六天的会期好戏连台，让无精打采的记者们大快朵颐，笔走如飞，不少人连忙搬出金庸的武侠小说，照猫画虎。

4 月 12 日会议当天，由于台湾的第一大反对党“民主进

步党”（简称“民进党”）的“国大代表”意外发现国民党籍“国大代表”有冒领选票的行径，立即哗然，气冲牛斗。尤其是妇女同胞，火气更大。一陈姓“民进党”女“国代”首先起立大骂一张姓国民党籍女“国代”是“婊子”，张女士也不多言，搂头便打，两人扭在一起，你在我脸上抓一把，我在你胳膊上挠一道，招招见红，令围观者目瞪口呆。

隔天，轮到国民党籍“国代”不满“民进党”籍“国代”要求撤换大会主席的“无理要求”。多说无益，再次开打。此次仍是“女士优先”，数位女“国代”打成了一团，搞得桌翻椅倒，公文包乱飞。她们打累之后，男“国代”自认“须眉不让巾帼”，继续捉对厮杀。直闹得昏天黑地，日月无光，再也无人想得起这天要开什么会。

第三天，双方人困马乏，本拟休战一天，但当审查“考试院长”提名人选时，处于劣势的“民进党”籍“国代”情知投票必输无疑，心中大大不甘。其中一位强打精神，走上台去，冲着胜券在握，正暗暗得意的院长提名人左右开弓地扇了两记耳光，把该次大会推上了一个高潮。

“国民大会”号称台湾的“最高权力机构”。“总统”、“副总统”都由该大会“选出”，还要修订“宪法”，听起来似乎很忙的样子，但实际上却绝不会忙。由于讨论的都是“大事”，而“大事”又着实不多，因此“国代”们即使按捺不住自己的激情急于出手，机会也少得可怜。

相对来说，作为“最高立法机构”的“立法院”实质意义就大得多了。它负责议决“法律案”、“预算案”、“戒严案”、“宣战案”、“媾和案”、“条约案”等事项。随着“民进党”籍“立法委员”在“立法院”中所占比例逐渐增高，“立

法院”成为“民进党”与国民党开展“议会斗争”的主要场合，自然也就成为“议会比武”的大擂台。

“民进党”成立于1986年9月28日，其主要成员是国民党独裁统治期间从事党外社会运动的精英，具有浓厚的向国民党政权挑战的色彩。“民进党”员绝大部分具有高等学历，按正常逻辑似应温文尔雅，以理服人，即使退上几百步也与打架搅不在一起。但是，这些受欺受压40余年的知识分子，乘“民主”东风，入主“立法院”，由于人数太少，真按正常“民主”程序辩论、表决，他们当然只有当花瓶的份，这个闷亏显然是吃定了。为了抗争，争“出头天”、打“知名度”，他们别无选择，只有大闹，闹得人人皆知，闹得会开不成，总之，越乱乎越好。也难为了这些饱读诗书、贯通中外的大学者，年逾不惑还要打打杀杀。

“立法院”打架的花样要丰富得多。粗略总结起来有十大特性：一曰随机性。事先毫无征兆，不下“帖子”，也没有吵架拌嘴的繁琐程序，猝然出击，一发即中，失手的可能性绝少。二曰长幼不分。30岁血气方刚的小伙儿猛踹70岁的耄耋老翁，绝不会腿软。三曰上下级不论。“立法院院长”平时的座位高高在上，拿个锤子，很威严的样子，一句话不对付，照打不误。四曰绝不吃亏。你先下手给了我一下，我不“找平”誓不罢休。不管有多少人劝架也是白搭。五曰毁物。一旦打人不够方便，就拿东西出气，麦克风是每次必毁的理想物件，这样既可让年长气衰的老翁说不成话，又能凸显新生代的勃勃生气。除此之外，会议的标语、花篮、文件、零碎纸张也是毁灭的上等目标。六曰男女不论。“好男不跟女斗”之论在这里从不成立，比武场上，人人平等，男男女女，混

战不休。七曰漫无目的性。无论审议什么东西，不等你细说明白，就得挨揍。八曰群体性。“民进党”成员人少心齐，打起来没有袖手旁观吃闲饭的，相对而言，人多势众的国民党“立委”就差得多了，因此，挨打时多，还手时少。九曰不怕见红。逼得急了，随手抄起可以拿得动的任何东西，劈头便砸，打得你血流满面也在所不惜。十曰事后无事。今天折腾得鬼哭狼嚎，明日来时，照样衣冠楚楚，没听说需负什么刑责。“立法委员”打架随意，全世界只此一家，如假包换。

这十大特性，每次开会，少则表演二三个，多则全数上演，“十全大补”，轰轰烈烈。

台湾最神圣的机构之一“立法院”，时时处于“腥风血雨”之下，弄得“友邦震惊”，被全世界当作茶余饭后的笑谈。

此时，在台湾地位崇高的风水先生竟也有话说。言称，暴戾之气，阴魂不灭，实因“立法院”院址“凶恶”。它的大门对面是台湾大学附属医院的太平间和火葬场，用行话说，这叫“风生水起火气来”。言之凿凿，使得无数人恍然大悟。

“立法院”现址是1958年凭蒋介石一句话确定的。在它的前面原有个大水池，此水池与台大医院太平间、火葬场遥相呼应。据说，早在几十年前就有风尘术士老气横秋地“叹曰”：此地凶险，必生乱象。但在蒋先生父子主持大局的时候，万马齐喑，有“乱象”也看不出来。如今“民主”了，连群鬼也跃跃欲试。人们分析，火葬场烧人的时候，由于炉火太烈，死鬼燥热难耐，就纷纷跑到“立法院”前的水池里冲凉。之后无事可干，闲着也是闲着，遂顺便到议场“骚扰一下”。

诸位可别对此说法嗤之以鼻，因为连“立法院”的上上下下都觉得此言甚是“有理”。这不，去年官方竟不惜工本，

把那个大水池填平了。据说是为了免掉“立委”们的“心理阴影”。

可惜，填了水池，没了“阴影”，架还是照打不误。近来，鉴于一般性打架斗殴司空见惯，失去轰动效应。一些“立委”开始搬出自己潜心揣摩出的新招，如“水攻”、“火攻”之类。有一位国民党籍“立委”上台发言时，身穿防弹衣，头戴头盔，以示抗议。

1992年4月，“立法院”两大党团火药味极浓地进入会场。几十名高喊“打真的”、手上也真打的两党成员曾创下了一项最令人难忘的武斗纪录。混乱之中，有数人因受伤或体力不支被送进医院，但“轻伤不下火线”的勇猛者更多。一位国民党“立委”在混战中受伤。事后气极败坏地指称“有人拿刀捅他”……由于“打拚”时间过长，场面过于火爆，实在有损“党国威严”，就连自许新闻已“完全自由”的台湾当局也“不便”端出此一电视节目。但美国的一家电视台却如获至宝，把此“一片武打”的“中国功夫”全数播放。该台播音员惊叹，此景“若不看到，简直不能相信”。

据熟悉内情者透露，“民进党”诸“党团”对武斗有“丰富经验”和“专门研究”。为了滋惹事端、制造混乱以破坏会议进程，他们可频繁采用“激怒策略”，“让议会变战场”，还要暗中“锁定”国民党中某人为“主打对象”。有人专门分工“主骂”，所用词汇不外“走狗、流氓、垃圾、台奸”之类。骂亦分级，有针锋相对指名单挑者，有高居桌面之上边骂边撒泼者，有借酒发疯者。打起来后，身体素质好者担任“主打”，稍弱者瞅冷子扔茶杯伤人……

“立法院”、“国民大会”的乱象不止引发岛内民众的强烈

不满。民意调查显示，受访者对政客们不成体统的表现普遍给予“不及格”的评分。“民主基金会”讽刺“国民大会”如同“一场顽劣小學生的班会”。大家对台湾成为全世界的笑柄也深感耻辱。尤其是“立委”、“国代”大施拳脚之际，无不口称代表“民意”。而这些政客一旦当选，在其六年（“国代”）、三年（“立委”）任期内，等于捧了“铁饭碗”，任何人奈何不了他们。

当然，任何事情都有其复杂的一面。政客们打架打得如火如荼，长久得不到解决，想必有隐含的“内情”。政治斗争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学问之一，其中奥妙，外行人绝难参透。比如，为了共同对付国民党内某一派别，另外一派可暂时与“民进党”默契，演它一出双簧，台湾俗称“作秀”。会上打得不可开交，会后把盏言欢，普通平头百姓对这门艺术是摸不着什么头脑的。此外，打斗是为了创牌子，正经事还不至于耽误，所以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并不构成实质影响。台湾一些民众甚至莫名其妙地认同此类行径，将其看成“民主化”的“必然阶段”。

每当看到一群博士、教授彼此拳来脚往、摔桌子砸椅子，人们在惊愕、苦笑之余，也企盼这真是一个“暂时现象”，随后可以风平浪静，走上一条平稳、光明之路。但大家不是占卜先生，所能说的也仅是“但愿如此”这样一句话。

“长高长胖”的金融巨人

新一轮财富分配大战正在台湾展开。据台湾新闻界报道，近几年来，以往投注在制造业上的钱，开始疯狂地涌向金融业；以往在台湾称雄的制造业集团，逐渐被新产生的金融集团夺去光彩，从而拉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引燃了社会的不平之火。

持续膨胀的金融“炸弹”

一位从法国回到台湾的艺术界人士，面对台湾各金融集团一边吸收社会资金、一边投资不动产与股票之急速膨胀的局面大有不安之感。他说，这种情况“有如炸弹持续膨胀，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这种膨胀的结果，一极是金融财团的极端富有，另一极则相对造成其他阶层和民众的贫困，可以说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诱因。

金融业的利润之高，令人急欲一展身手。据台湾“财政部”统计，历年来银行的净值报酬率高达20—30%；然而，在台湾1000种大制造业中，获利率只在4—12%之间。无怪乎举办金融业成为热门。

为了搞活台湾经济，“政府”确定了放开民间投资和经营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行业的“政策”，这种举措固然有经济自由的一面，但却对金融业的急剧膨胀，社会财富的分配

不公，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些人士呼吁：“规范管理金融集团，以维持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公平合理，已是台湾金权政治愈陷愈深时直接面对的挑战。”否则的话，一旦社会不公的“炸弹”引爆，再去收拾残局，为时已晚。

“改制”大潮流

巨额利润诱使台湾各大财团和以制造业起家的企业集团，纷纷跳入创办金融事业的滚滚浊浪之中。

首先，向来被视为对经营金融有特权的财团，近年来纷纷增设或“改制”新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到1992年，台湾资产前三位的企业集团，已为金融巨人所包揽。拥资2600多亿的蔡万霖所主持的霖园集团，从1986年到1990年5年间，扩充了2.7倍；由辜振甫和辜濂松主持的和信集团，资产增长3.3倍，达2000亿；由吴东进主持的新光集团，也增长了2.4倍，达1400多亿。由于“改制”新银行和保险公司，直接从事吸收资金转为投资的业务，这些集团已经富得流油了。

一些原来经营制造业的企业集团也当仁不让，不甘落后，纷纷勇敢冲刺，跨行业而来，投入金融集团的创办热浪之中。徐有庠和徐旭东父子所主导的远东集团，已开设远东银行、亚东证券和远鼎租赁3个金融机构，其资产已占集团总资产额的13%。由翁大铭主持的华隆集团，则有25%的资产来自他的国华人寿与中华证券投资。野心勃勃、勇于开拓政商关系的王又曾，主持中国力霸集团，其45%的资产来自中华银行和友联产物保险，他的儿子王令麟则在立法院扩展势力，角逐政治权力。

“改制”大潮滚滚而来，新的金融机构纷纷涌现，正如台湾报刊所说的，“金融巨人在长高长胖”。

迅速扩张令人咋舌

在台湾，曾有过制造业迅速增长的繁荣历史。例如，制造业的龙头大王台塑集团，拥金亿万，至今仍然独领风骚。但是，近些年来，霖园、和信、新光等集团的资产和营业额急剧扩张，增长的幅度已远远超过了台塑集团。即便是排行十几位，规模小一些的富邦集团，也急起直追。5年间，它的资产增长6.5倍，营业收入增长3倍。在出售国泰人寿持股中，每股达1000多元，获得暴利，获利率达27.2%，成为台湾最赚钱的企业。

据财经界人士分析，金融集团之所以在近些年能飞速成长，基本秘诀在于，一边吸收大众的存款与保险，一边又投资不动产和股票，这种“玩钱术”可谓高明。“玩钱”的结果是催生了一批暴富之人。如蔡万霖就多次被美国《福布斯》杂志推为世界大富豪之一，并跃登全球华人首富宝座。这些大富豪还控制了许多不动产。国泰人寿的触角伸向各都市，目前已拥有近两百栋大楼，依市场估算约值5000亿元。

扩张到难以驾驭的地步

金融巨人的惊人扩张，已引起“政府”和民间的广泛不安。

有人认为，“财政部”在规划保险事业的发展方向时，就金融论金融，“未能评估金融巨人挟持大量资金运作，整体将为社会带来什么负面冲击”。虽然对“保险法”作了修订，将

保险公司投资不动产的比例，从 33% 降到了 19%，但比美国和日本等国的 7% 仍要高出许多。

有人认为，投资的管道不能多元化，仅限于原始不动产、股票和放贷，导致了不动产比例下降，但投资股票比例却上升了，对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冲击后果难料。

有人指出，“保险法”对人寿保险资金投入股市的限制太松，将 35% 的可运用资金直接投资于股市，另外三分之一的额度通过有贷款关系的企业间接进入股市，使得保险公司可持有股市投资的空间高达 65%，极易影响股市行情。

更有人指出，金融巨人一旦羽翼丰满，“政府”就难以驾驭了。国泰人寿可以运用的资金达 2000 多亿，不论投入股市还是房地产业，都能左右行情，并举例说，国泰在 1987 年以每坪 90 万标得土地，成为掀起房地产涨风的罪魁祸首。

这些议论、批评不无道理，却也无回天之力。1992 年，当 16 家新银行纷纷成立之际，保险业也放开了。它们不断吸收社会资金，把金钱的“雪球”滚得越来越大。事实上，金融巨人们已经在自己的轨道上越走越远了。

官商勾结的金融文化

金融集团之所以能够迅速扩张地盘，原本与“政府”分不开来。

在一定意义上讲，财团即是“政府”。前面提到中国力霸集团王又曾的儿子王令麟已在“立法院”建立了一定势力。有的财团头目，更自己竞逐政治，如联邦银行主要发起人林荣三，以在房地产市场的势力和拥有《自由时报》的言论影响力，力争补选为“监察院副院长”。在二届“立委选举”中，